www.huangshannews.cn
黄山日报

六月的花儿香

□ 汪红兴

“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多么熟悉的歌声，多么悠扬的旋律，和着稚嫩的童音，缭绕在青山绿水的上空，久久不绝。

昨天，应邀参加大山里一所小学的六一庆祝活动，节目精彩纷呈，我又戴上了红领巾，听到这首熟悉而久违的歌声。歌声轻轻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往事犹如天际的白云，飘忽而至，童年的六一，怎能忘却呢？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那是孩子们一年中最隆重的盛典。阳光明媚，栀子花香，石榴花红，枇杷果黄，蛙鸣鼓噪。我的童年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时候节日很少，六一节就弥显珍贵，孩子们早就望穿秋水了。老师们也非常重视，节前一个月就忙开了，排演节目，独唱、合唱、舞蹈、朗诵，虽然条件比较简陋，但大家还是郑重其事，一丝不苟的。六一前的校园里，就已到处是歌声飞扬，舞姿翩跹了，兴奋洋溢在每个孩子稚嫩的笑脸上。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我们都要挺立在高高的旗杆前，伫立在飘扬的国旗下，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听老师给我们讲革命故事。老师满怀深情地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用无数的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红领巾，我们要为红领巾添光彩。那一刻，我们泪眼婆娑，那一刻，我们握紧拳头，那一刻，我们对着鲜艳的国旗庄严地宣誓：准备着，时刻准备着。那一刻，天空是那样的湛蓝，似乎总有雄鹰从我们顶上掠过。随即唱响了雄壮的少先队员之歌，嘹亮的歌声，化作阵阵放飞的白鸽，飞抵九霄云外。理想的种子，就悄悄地在我们心中萌芽、生根。那时，少先队员是有名额限制的，能戴上红领巾是一件多么光荣自豪的事！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我们要身着白衬衫，下穿蓝裤子——学校每年都要举行广播操比赛。为了这件白衬衫，之前没少跟爸妈磨嘴皮、哭鼻子。到头来，有的还是磨不来。能怪爸妈吗？家庭贫寒，物资计划供应，做衣服要有布票，有时是有布票，没钱；有时是有钱，没布票，生活总是那样捉襟见肘，牙缝里抠钱。临了，只能是厚着脸皮东挪西借，结果白是白的，可出处不同，有深有浅，有花纹，白得有些花里胡哨。借是借来了，可那常是衣不合身，不伦不类，颇像陈焕生进城。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我们都要在学校的那土台子上表演节目。没有华美的演出服，没有动听的伴奏，只有那高音喇叭的激昂。“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唱出我们对党的一片深情；“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唱出了我们少年搏击风浪的豪情；“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把人们带入了战火纷飞的年月。动作似乎并不齐整，歌喉似乎并不动听，而台下的掌声，却是一阵响过一阵，喝彩声此起彼伏。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我们都要收到一点礼物，一枝铅笔，一个本子，两个枇杷，两个糖果，礼轻意重。或许在今天的孩子看来，简直不屑一顾，可我们却视如宝贝，藏了又藏，玩味许久。每年六一都要开展一些活动，钓鱼、套圈、吹泡泡、乒乓球比赛等等，场面热烈，笑语盈盈，掌声如雷，热闹非凡。那是平凡生活中，激起的朵朵浪花，那是寂寞日子里，飘荡的幽幽兰香。

总也记得每年的六一，那天，老师们的笑容格外灿烂；那天，父母的眼神格外慈爱；那天，浩瀚的苍穹格外湛蓝；那天，绽放的花朵格外芬芳。或许，那时我们的物质是贫乏的，可是精神却是十分富有的。拥有着一份简单的快乐，一片岁月的纯真。

童年，人生的一块璞玉，岁月的一片青苔，历久弥香，持久愈新。

“六月的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往事历历，花香缕缕。

梅林湿地

□ 孙会平

梅林湿地是我们第一站。雨过天晴的公园更是一幅优美的画卷，为昱城的初夏披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让心也随之飘动起来。

从横江大桥到梅林大桥徒步走来，可以看到清新柔嫩的柳丝低垂在静谧的河边，妩媚的身姿，如同小家碧玉一样　卓尔不凡。走近梅林湿地公园，入眼的或为墨绿的桂花树，或为清绿的香樟树，都已经完全从春雨中苏醒过来，显得高大葱茏。瞧瞧！大片大片的人工栽植的生态香樟林，它们正充满激情地拥抱初夏的骄阳，让人们在绿的庇护中，神清气爽，尽享清凉。

纵观占地220亩的梅林湿地公园，通过对桃花岛等自然生态岛的有机组合，利用地形和潮起潮落的水位变化，模拟建设自然生态林，湿地栈道融入城水相依等道路植物景观，集“水、岸、滩、堤、路、景”于一体的园林，营造出一片绿色生态湿地，构筑了四季有景的特色城市氧吧，并且将生态保护，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教育的功能有机结合，形象展现了陆地和水域之间过渡的生态系统，把古老的昱城用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鲜花草地装点成人间仙境。

如果说绿色是需要文化来升华，那么承载着文化底蕴的梅林湿地栈道和湿地广场等精心打造的文化圈，正是梅林湿地公园文化魅力的一面镜子。深褐色湿地栈道在火红的红枫园装扮下，更加庄严厚重，远远看去如同一条深红色的丝带点缀在新安江上游母亲河的脖子上，也正是这美丽的一幕，留住了很多游客驻足合影。湿地广场上的歌舞打破了梅林湿地公园的沉静，人们在湿地广场上跳啊！笑啊！是那样的专注和享受。这时一位老伯走上前来跟我们讲述，他天天都要跟老伴到这散步，因为从梅林坝走到梅林大桥需半个多小时，正好他们感觉有点累了，可以回家美美睡上一觉。从老伯的脸上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他还像一位梅林湿地导游，热情主动跟人们介绍梅林湿地公园的文化，尽管老伯的普通话方言很重，但是来参观的人都很认真听他讲解，并且频频点头。

梅林湿地公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这样的公园文化是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喜爱，需要人们用心去认知，去感受，去回味。正像公园各个景观节点，展示了不同层次的人文画面。梅林湿地公园的红枫，又似一位婉约的女子在轻轻吟诵。舞动的红衣在向人们展示着初夏的风情万种，刚刚走过了春的旎旖，便迎来了夏的蓬勃。

绿绿的庄稼地

□ 胡海华

西侧的铁栅栏外有一大片空地。今年开学初，学校把它开垦出来作为蔬菜种植基地。种植兴趣小组的老师和同学们，有的在除草，有的在施肥，有的在捡石子……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

基地往东的土地便成了教职工的乐园。老师们或种西红柿，或种辣椒，或种丝瓜……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一日中午吃过饭，我借用同事的锄头也去开辟了巴掌大的一块地，趁着雨天，栽了4棵西红柿秧，后来活了2棵。又一日，跟母亲谈起种菜一事，母亲让我带来几粒苦瓜籽，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地里刨了个小坑，撒了点底肥，把苦瓜籽播种了下去。说实话我对它们并不抱多少希望，之前听一位职工说苦瓜秧最难出了，她第一次打了一棵秧也没出，后来又重新打了还不知道结果怎样。大约过了十来天，等我再去地里时，惊喜地发现冒出了鲜绿的小嫩苗。我数了数小苗，共有10棵，唯独一粒籽儿没出，出苗率还蛮高的。心中一阵窃喜，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欣喜之余，我忙喊来了同事去拔几棵瓜苗去栽种。稍小一些的让它们继续留在地里，等大些就准备自己拿来移栽。这些可爱的瓜苗鼓足了我的干劲，我立刻又来搭瓜架。我找来几根废旧的长竹竿，用脚踩着把它们劈成了一段段；然后把它们从铁栅栏的缝隙里塞出去；又找来几根塑料绳；再捡来一块大石头把粗竹竿敲到地里作桩子，稍细的做横条，用绳子把它们绑紧。这样，瓜架就搭好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藤蔓爬上这高高的支架了。

碧绿的庄稼一天天地疯长着，几乎是一天一个新模样。我种的2棵西红柿如今已长得亭亭玉立了。我想着明天：过不了多久，它们也会像邻家的西红柿一样绽放出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结出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红柿。

每天吃过午饭，学校西面的庄稼地里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的顶着烈日弓着背在除草，有的结伴在看蔬菜。茄子长出来了，辣椒藤上挂“灯笼”了，豆子开花了……无论是自家的，还是邻家的，见了都欣喜，见到特别出众的还会夸赞一番。我们快乐地穿梭在庄稼地里，细数着开了多少花，结了多少果，仿佛自己就是庄稼地里的一员，浑身都散发着勃勃生机。

破晓　杨文德/作

躲　雨（外一篇）

□ 汪少飞

皖南的大山里，天色一变，便会哗啦哗啦下雨。在山上干活的村民慌乱地钻进树木或石壁下躲雨。躲雨，很多老农是不得已的，唯我们这些刚回乡务农的后生，还有姑娘们求之不得。

山民的雨具很简单，一顶草帽遮阳挡雨，一块长方形塑料布往身止一披，在前颈边打一个结便是雨衣。没带雨衣的两人共用，将塑料布撒开一人拽一角。躲雨的地方多较隐蔽，但有姑娘的地方必有我们后生，有我们后生的地方必有姑娘的娇嗔声。这里成了我们的一个临时的温馨的小天地。风越紧我们的心越近，雨越大我们的心越热。我们嘴上大骂这鬼风这死雨，实则巴不得这风不停这雨不歇。在这里我们能听清彼此呼吸的急促声，能体验异性间肌肤亲近的麻醉感。这种急促声和麻醉感伴着雨溅草木和泥土的香气，发酵出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

我在我黄山的故乡南斗坑的“老虎笼”“乌风岗”等多座山上躲过雨。记得两年前回乡采茶时，见到了当年前我躲过雨的一个叫“石壁下”的地方。此处对面的一块不显眼的壁头前倾的石岩下，当年的两块当凳子坐的较为平整的石头仍在。在这个石岩下，在故乡无数个我曾躲过雨的地方，不仅留下了我雨帘中的迷茫爱情，也留下我迷茫的青春和人生。独在石岩下躲雨，看岩外青山朦胧，乳雾悠蒸，涧水争流，雨如碧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最近，收到故乡昔日农友的来信，说每到我们当年躲过雨的地方躲雨，总会想到我，想到我躲雨时头带半湿的破草帽，脸挂蠕动的雨水，久望雨帘的痴态。我去信说真的忘不了我们当年躲雨的季节，我是在躲雨中过滤了青春的迷茫的；而今我在外面天天“躲雨”，可总也走不出人生的雨季。

下　雪

当我在大山深处的那间低矮的土墙老屋里睁开朦胧的睡眼时，发现平时昏暗的散发着混浊味儿的小房间里透着清新的光亮。这光亮是从小木窗外透进的，紧靠小木窗外的小屋顶上堆着足有五寸厚的皑皑白雪。顿时，一种宁静、温馨而柔美的氛围扑面而来，旋即弥漫在大山的早晨，真应了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小时候整天在雪地里“塑雪罗汉”，把小手冻得像“红萝卜似的”，但对雪从未滋生此时此刻的浓浓爱意。我惊羡地对与我插铺的堂兄涛说：“不读书了回乡务农了也好，你看这雪天，这一天都属于自己。”

这是我从学校回乡的第一场冬雪。

此后的六年里，尽管我在飞雪飘零的日子里砍过柴、伐过木、拉过车，但大多是披着哥留给我的已露白絮的黄军袄，焐在火桶里看书，或提笔将自己刚踏上大山的好奇、迷茫、憧憬和艰辛微微托起，随翩翩白雪在大山里飞扬，然后定格在白纸中。饿了的时候，火桶里的山芋已烤熟了，那色泽和香味撩眼馋嘴。大雪天常有左村右邻串门的，进门后拍拍雪，跺跺脚，主人便将其让进火桶，递上一支烟，沏上一杯涩而香的苦丁茶，接着便是聊天。聊累了便举起主人斟满的老白干一饮而尽，那热得烫嘴辣得冒汗的烂腌菜煮豆腐，那鲜美的野猪蹄焖冬笋，醉得大伙忘记了雪封的山外还有个世界。这时节，山里的后生和姑娘们配成对的多，媒婆也最忙，姑娘多的人家里进进出出的人最神秘……每每我从小木窗里看到这些而心烦意乱时，便横起从学校带回的竹笛吹起《白毛女》来：“北风那个吹哎，雪花那个飘嗷……”

手脚发麻了，我便放下笔或笛，摔开破黄袄加入孩子们打雪仗的行列，全身冒汗便伸开双腿躺在雪地上，爬起后便用竹枝在“人”字上写上“瑞雪兆丰年”。

大山里，下雪的日子真好。

山外的世界很精彩。精彩得令我无奈时，我便指望着下雪，想在雪地里捡回大山里的雪趣，重温雪日的情怀。只是不知怎的，无论是凭窗伫立在办公大楼上，还是冒雪漫步在宽阔的广场中，我却始终找不到当年在老屋里睁开第一眼时，对雪的那种宁静、温馨和柔美的感觉，总觉得外面下雪的日子太冷、太冷……

竹　子

□ 周太生

太平湖南岸竹子多，毛竹长得又粗又直又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有外地人来这里或是到汪王岭山里收购毛竹，那时交通不便，调运的毛竹被捆扎成一架架竹排，在秧溪河里顺水而下，淌向山外更远的地方。

竹园与村庄相伴，竹海听涛声，人竹和谐，诗情画意分外妖娆。

当地人十分爱惜和看重竹子，他们在竹园边缘砍出防火带，使那些毛竹远离火患；他们进入竹园，给竹子松土，使之透气增养正常生长；他们还关注竹子的防病和健康。记的那年有几处竹园，一些新生毛竹的主梢和枝条节杈处出现淡褐色小斑点，翠绿的新枝和嫩竹叶似乎少了一点嫩绿和精神，新生的嫩毛竹像生病的病人一样，也显无精打采。村里立即向上反映，林业部门派来专家，给竹子看病就医，经现场察看诊断，那些嫩竹得了毛竹枯梢病。在林业专家指导下，村里人砍掉和焚烧掉枯死的竹子，还给林中别的竹子喷洒由林业专家配制的防病菌药水，使成片的毛竹林躲过一场枯梢病的浩劫灾难。

在腊月或正月砍竹子，这时砍的竹子不生虫，春天的竹子称为菜花竹，易生粉虫，编制的竹器易毁坏不耐用，一般不会去砍用春季里的菜花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竹器用具盛行，竹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难分。在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里，那时竹制品占主导地位，竹器种类繁多，胜过木制农具和别的家具，竹制品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劳动工具与生活用品。

人们大多利用冬季或是早春时节的农闲时间，雇请篾匠到家里来加工制做稻箩、茶篓、粪箕、竹筛等农具，以备农忙和日常之用，有的请篾匠来家里，加篾修补坏损的竹凉床、竹椅、竹篮、淘米箩、簸箕等日常生活用具。

乡间小路上，常见上工的篾匠那一套工具家伙，由徒弟挑着在前面走，师傅衣着干净，空甩两手紧跟其后，师傅的模样，令人羡慕。

与农民相比，篾匠在室内干活，不用日晒雨淋，吃的是百家饭，干的是轻松活，到谁家上工，也总受到好饭好菜热情款待，人未进门，雇主家已将香烟备好，茶水泡好，真的是热情相迎，贵客相待。

剖竹、锯竹、削篾的累活苦活全由徒弟去做，有点技术含量的轻巧活则由师傅拿捏和操作；吃饭时，师傅先吃，徒弟后吃，给师傅盛饭端茶，也是徒弟的规定动作和必修课。篾匠师傅工间歇息时，雇主家还端上一盘瓜子或是花生，师傅天南海北胡吹神侃，津津乐道里神气活现着师傅的范儿。湖畔山里，当时有“一削（骗）猪、二打铁、三剖篾”的排行说法。

随着社会发展和工业生产的进步，很多价格便宜的塑料用品逐渐取代了竹器用品，篾匠这一行当也随之渐渐难得寻觅了。

前两日遇到一位朋友，他年轻时曾从事过篾匠的生涯。80年代初，他改行顶职到邮政部门上班，事隔30多年，谈起当年从事篾匠营生的行当，他依然有些许兴奋。他说：竹器农具和竹制用品，是环保用品，也经久耐用，只是加工较为费时费工，因成本高工钱收费也就不低，现今市场上塑料制品的廉价多样，但他仍然觉得还是竹器用品好。至今，他的家里仍旧保存了一只精编细作的小竹篮，钓鱼用于盛鱼的小鱼篓。

放鱼人

□ 孙国钧　彭逸骐

源出黄山的秧溪河是黄山区焦村儿女的母亲河，贯穿汤家庄村全境，经太平湖镇汇入太平湖。过去秧溪河汤家庄域内鱼类资源丰富，上世纪70年代每逢“芒种”前后，野生鱼类由下游秧溪河口成群结队溯流而上到汤家庄河道排卵产籽，场面壮观。可是随着秧溪河电站梯级开发，河道上建起了五道拦河坝，鱼类溯水产卵现象不复存在，河道内野生鱼类锐减。尤其是黄山区毛坦电站至汤家庄电站大坝5000多米河道中由于小网捕鱼，加之个别违法电鱼现象，野生鱼类资源濒临绝迹。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鱼类资源受到破坏，使河道水质也受到了影响，苦于村集体没有执法权，引起了镇人大代表焦贵宝的焦虑。他曾向村两委提出建议：以承包河面的形式，清理河道，向河中投放鱼苗，这样既做到水资源有偿使用，增加集体收入，承包人又可以行使管理权，保护鱼类资源，美化生态环境，他的建议得到了镇党委、政府及村两委的支持。

河道清淤，投放鱼苗需大量投入，短期内难产生效益，无人愿意承担风险。2011年，焦贵宝毅然揭标，以每年10000元的承包费的形式取得了5000多米河道5年使用权和管理权。首先他针对汤家庄电站大坝上游2000多平方米河道库面淤塞严重现象，购买挖掘船进行清淤，用扬沙机对泥沙进行分解，以沙石收入弥补了清淤投入。两年中清淤近30000立方米，收支两抵还略有盈余，人们不免夸他有眼力。清淤后原本淤塞的库区彻底得到治理，水鱼面积扩大，还减轻了每年因库而淤塞、汛期喝水倒灌中心村庄受淹现象，为水面养殖创造了必要条件。

2012年他首次投入1.2万元在秧溪河汤家庄段河道内投放各类鱼苗20000余尾。因为是他个人承包，村民们也自觉不下河捕捞，外地人更不敢前来电鱼，水面管理得到了有效保护。第二年他又投入8000多元投放鱼苗10000余尾，河中水草丰富，鱼儿生长很快。原先仅存的野生鱼类也得到了休养生息、迅速繁衍。他又和汤家庄电站取得联系，在大坝泄洪口安放拦网，防止泄洪时鱼儿冲走。随着鱼儿数量的增加，河中水质也得到改善。环保生态美，碧水鱼儿肥，河面上不时有跃起的鱼儿在扑腾，成了汤家庄村一道独有的美景。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外地游客慕名纷纷驾车前来休闲、垂钓。他在河两岸建起了10多个钓鱼台，供垂钓者使用。一天下来，垂钓者少的几斤，多的一二十斤，全不收费。不过垂钓者饭总是要吃的，他办起了全村首家“农家乐”，一年下来纯收入也有两三万元，填补了他承包河道的收入。在他的带动下，汤家庄村山村旅游热悄然兴起。

汤家庄村是个茶林山村，原本是个扶贫开发村。随着美好乡村建设，汤家庄村中心村已被列入省级美好乡村示范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快了汤家庄村经济发展步伐。酒好哪怕巷子深，经他与村两委主动联系，2012年一家太平猴魁龙头企业落户汤家庄村，带动了农民增收。2013年引进台商姚某投入400多万元，在汤家庄村建起了旅游度假综合开发项目。2014年又引进港商彭某到汤家庄村投入8000多万元建生态养老产业。这些外商看中的都是汤家庄村优美的生态环境。

绑着绷带去高考

□ 汪　志

我的高考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跳农门”，端“铁饭碗”，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我们的梦想，也是父辈们的梦想。

由于我们那个县地域大，人口多，再加上离县城又远，那年高考我是在就读的区高中参加的，尽管在区高中考，但离我家还有20多里的山路呢。记得高考那几天，雨特别的大，乡间泥泞的山路让人寸步难行，为了我的高考，为了我的梦想，那几天天未亮，父亲就送我去区上。

高考的前几天，我忽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主要原因是害怕考不上，考不上就会回到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碌碌无为。对于我此时的心情，首先是老师发现了，他说，高考虽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一定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做到“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即使考不上，农村也可以大有作为。父母呢，也给我减压，说咱农村娃读书并不完全是为了去当“公家人”，而是有点知识，不像他们一辈子睁眼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尽管老师和父母都这样开导我，但17岁的我就是平息不下来，以至于考试的头天晚上我到凌晨三点钟还没有睡着，而早晨五点就要从家里动身去区上考试。虽然一晚上没有睡好，但一到考场上，我却没有一点瞌睡，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答卷中。

我在班上学习为中上等，考前老师鼓励我说，发挥好了有八成把握，为了这八成把握，到考场后我却拿出了十足的劲头去答题。快50岁的老父亲那几天放下家里的农活，全程陪伴着我，早上护送我从家里去考试，中午在区上的饭馆早早地就将我最爱吃的包子买好，而傍晚上又陪我步行20多里的泥泞山路回家。

也许由于自信和考题对我胃口，前两天我感觉考得不错，只剩下第三天最后一门课了，一旦考好了，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可想不到一场小灾难已暗暗地向我袭来。每三天早上，由于雨下得比前几天还大，山路更加泥泞，有的土路都被水淹没了。没办法，父亲领着我绕到公路上走，但要多绕好几里路，就在我和父亲在公路上快速行走且快要到区上时，一辆拉人的三轮车在避让路人时由于下雨路滑，一下子将我撞倒在路边的水沟里，此时的我脸上碰出了血，满身是泥水，父亲将我拉起来时，我全身的疼痛，尤其腿像断了一样不能动弹。我以为腿断了，泪、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下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考最后一门课了，就是考上了也不能上大学。三轮车司机立即将我送到区上的医院，经检查是软组织挫伤，医生叫我住院治疗。虽然疼痛难忍，但一听腿没有断，只是受了伤，我立即要求去考试。医生和父亲都劝我，还是腿要紧，不要为了考大学而伤了腿，否则会遗憾一辈子。我说等我考完最后一门课再来住院也不迟。那医生见我这么固执，在给我绑了厚厚的绷来后，由那三轮车迅速将我送进了考场，此时再迟到五分钟就不让进考场了。我忍着疼痛并咬着牙坚持考完了最后一门课，出了考场，一直等着的三轮车司机就将我快速拉到了区医院。

如今30多年过去了，绑着绷带高考的那一刻仍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如果那天我听从医生和父亲的话，失去了考最后一门课，也许我今生与大学无缘，而正是我那天的坚持，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学通知书。

本版责任编辑/阮文生　Email:hsrws@126.com